

倒错的 折原一 Orihara Ichi 死角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倒错的死角

(日)折原一 著
李盈春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倒错的死角/(日)折原一著;李盈春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133-0382-8

I. ①倒… II. ①折…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4453号

TOUSAKU NO ANNGURU

© Ichi Orihara 199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倒错的死角

(日)折原一 著;李盈春 译

统筹编辑: 褚 盟

责任编辑: 赵笑笑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九 一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一版 201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382-8

定 价: 2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录

1	第一部 发病以前
8	出院 (三月)
32	常温 (四月)
57	低烧 (五月)
83	高烧 (六月)
122	发病 (七月)
163	第二部 发病以后
165	发狂 (八月)
210	传染 (九月)
243	并发 (九月三十日)
279	预后
295	尾声 完稿后

第一部 发病以前

1

依稀似有悲鸣传来。他闭着眼睛，侧耳倾听，但除了鸟叫声，再无其他声息。

是梦吗？他缓缓睁开双眼。

他整个人伏在桌上，看来刚才是不知不觉睡着了。窗子大开着，吹进来的凉气席卷全身，令他觉得冷飕飕的。前些日子的酷热难当恍如幻觉一般，不觉已是凉爽的秋日了。他看了看表，刚过早上五点半，东方的天空已经透出了鱼肚白。

他打了个寒战，把罩在短袖衬衫外面的毛料外套裹紧。工作桌上，稿纸堆得乱七八糟，最上面的一张被他压在脸下睡了一觉，流到纸上的口水已经干了，变得硬邦邦的。他咂了咂嘴，把纸揉成团，丢向房间一角的藤编垃圾桶里，不料没有瞄准，纸团砸在垃圾桶边缘，落到了外面。

“见鬼！”

为了驱走睡意，他伸手揉了揉眼睛，又靠到椅背上用力伸了个

懒腰，头脑总算清醒过来了。他从壶里倒了杯咖啡喝，咖啡不冷不热的，味道像泥汤一样。

再过一周就到截稿期了，这两天他都在彻夜赶稿。昨晚是最后的冲刺阶段，为了提神，他一边工作一边喝黑咖啡，结果还是没能战胜睡魔。他关上桌上的台灯，将窗子完全敞开，这样就能看到对面的公寓了。

他有些惊讶。借着日出前微弱的光线，他看到二楼那户人家的窗子竟然大开着。

那是二〇一号室。现在这个时间，整个城市都还在酣睡之中，她的房间却窗户全开，这本身就很奇怪。此刻离她出门上班的时间应该还有两个多小时。

她家里灯火通明，却看不到人影。这勾起了他的好奇心。窗户两边，拉开的窗帘正随风微微飘动。

这番景象让他极为在意。近似强迫症的偷窥欲望又一次从他的内心深处涌出来，他无论如何都想偷看那个房间，饥渴得简直无法控制，工作时勉强压抑住的欲望此刻一口气爆发出来。他离开自己所在的二楼工作间，登上陡峭的楼梯，来到阁楼。

阁楼比二楼更冷，寒气从木地板直渗入脚心。他拿起随意搁在窗边的八倍双筒望远镜，举到眼前。

对焦点的刹那，他大吃了一惊，眼眶重重地撞到双筒望远镜上。但他浑不觉痛，仍死死地盯着对面的公寓。从那个房间的床上伸出一双女人的脚，雪白纤细，很好看。

顺着脚往上看，只见女人穿着衣服躺在那里。她穿的是日常便服，裙子掀起到大腿处，衬衫的下摆稍稍掀起，肚脐隐约可见。

若在平常，这可真是一幕令人血脉贲张的情景，但此刻他却兴

奋不起来。因为女人全身苍白，毫无生气，一眼就可以看出，她已经死了。他觉得用望远镜去看她的脸实在太恐怖了，但手却违背了他的意志，擅自转动了望远镜。

女人颈上缠着肉色的长筒袜，嘴巴微微张开，露出粉色的舌头，一双翻白的眼睛透过望远镜瞪着他。

他手上的望远镜霎时跌落在地。

从他喉咙深处传出的，不是惊叫，而是宛若野兽吼叫般的声音——

2

妈妈，您最近可好？那天匆匆忙忙的，没能单独和您说说话，让我觉得很遗憾。真没想到竟有那么多朋友来为我送行，我本来自信绝对不会哭的，结果还是掉泪了。

当我隔着车窗，看到朋友们的身影从视野中消失，家乡的山峰也不可复见，才渐渐清楚地意识到，从今往后，我要一个人在东京生活了，能够依靠的只有我自己。我会积极努力的，妈妈您就放心吧。

接下来，简单说说我到东京后的情况。

我的住所已经找好了，跟您说啊，是在东京北区的东十条一带。公寓在一个很安静的住宅区内，从京滨东北线的东十条站步行约十分钟可到。

公寓的名字叫“日升雅苑”，听起来很别致，其实只是幢再普通不过的公寓罢了。我租的是一室一厅，附带浴室和卫生间，租金六万元。怎样，很便宜吧？据房屋中介说，如今这么便宜的房子打着灯笼也难找。听说这间房子因为某种原因，已经空

了半年，一直无人问津，不得已才降低了租金。但当我问中介是什么原因时，他却含糊其辞，我想一定有什么隐情。

不过您不必担心。房间现在已经打扫得很干净了，榻榻米也换了新的，就算之前有房客上吊自杀也没关系，我是很看得开的。反正又不会有幽灵出没，要是连这点小事都斤斤计较，哪还能在东京待下去？我的房间在二楼，是二〇一号室。

我从四月一日起去公司上班，按照安排，最初两周是接受培训。等我安顿下来，您也来我这儿玩几天吧，您平时都忙着工作，也该适当放松一下了。

三月二十八日 真弓

清水美佐子女士谨启

*

清水美佐子迫不及待地打开女儿真弓寄来的信。信封上的邮戳是东京王子邮局的。女儿从本地的大学毕业后，被一家大型旅游公司录用，前几天接到东京总公司的通知，要将她分配到神保町分公司，于是她去了东京。

其实公司在当地也有分店，做母亲的原本希望女儿能被分到那里，但女儿却瞒着她向公司申请到东京工作。对此她自然难掩失望之情，但既然是女儿的意愿，她也只能尊重。

真弓五岁时，美佐子的丈夫就因交通事故过世了，之后全靠她独力工作维持家计，一手将女儿抚养成人，因此别离时格外神伤。她很想在女儿就职之初陪她一起去东京，亲眼看看女儿住的公寓，但她的工作十分忙碌，实在抽不出身。美佐子在长冈站旁边的一家

小百货公司工作，现在已是楼层主任，很受分店长信赖。真弓去东京时，百货公司的春季大促销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身为负责人，美佐子根本不可能开口请假。

看到真弓的来信后，美佐子总算放了心。透过信笺，她仿佛看到了满怀憧憬的女儿那灿烂的笑容。真弓今年二十二岁，正值青春年华，她应该可以在东京过得很好吧。

美佐子心想，等过一阵工作告一段落了，一定要请假去一趟东京。她给女儿写了一封勉励的回信。

出院（三月）

1

三月二十八日（大泽芳男）

结束为期三个月的住院生活，我回到了东十条的家里，是在三月二十八日。虽说已是春天，空气却依然带着几分寒意，樱花也毫无开放的迹象。

从东十条的商店街拐进狭窄的巷弄，一看到那幢熟悉的木造二层小楼时，两小时前走出医院大门时的兴奋心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正要伸手去推临巷的玻璃门，我迟疑起来。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走进合适吗？万一迎头碰到伯母，该跟她说什么好？不，应该说，我会被她怎样地冷嘲热讽？种种念头在心里纠结，我缩回手，插在口袋里。

我抽出一支七星牌香烟衔在嘴里，随即想起在医院的六人病房里熬过的那些日子，与之相比，毕竟还是这个家要好得多。我扔掉

香烟，迅速伸脚将它碾灭。除了这里，我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我自嘲地笑了笑，再次伸手去推玻璃门。

门没上锁。我迈进玄关，心里暗自嘀咕，老人家一个人住竟然不锁门，这也太不安全了。冰冷的空气里飘着淡淡的线香的味道，周围一片寂静，悄无声息，但我感觉得到，伯母就在窄廊尽头那个六叠^①大的房间里。现在是下午两点，这个时候她应该正在午睡。要是把她吵醒，她一定会老大地不高兴，于是我脱了鞋子，准备轻手轻脚地溜上二楼。

楼梯就在玄关旁边，黑黝黝的，中间部分已经磨损了，刚一踩上去，脚下就嘎吱嘎吱地乱响。

惨了，我不禁咂舌。

这栋楼房是战前盖的，如今早已破旧不堪，到处都有毛病。还没走出三步，不知哪里发出一声怪响，声音大得就算是耳背的伯母也肯定能马上察觉。

“谁啊？”

果不其然，从里间传来伯母粗哑的声音。真是倒霉。我只得打消上二楼的念头，就像被伯母的声音拖拽着一般，乖乖走向窄廊尽头的房间。我觉得自己简直跟傀儡没什么两样。为什么一到伯母跟前，整个人就矮了半截？从少年时代起，伯母和我就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直到现在，我已经三十六七岁，这种情形依然丝毫没有改变。我长年累月地生活在伯母的高压统治之下，屈指算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是我，芳男。”

① 日本常用的面积计量单位，一叠约合一点六二平方米。

说着，我拉开伯母屋子的纸拉门。“我回来了。”

“既然要回来，怎么不先捎个信儿？”

伯母坐在暖桌^①边，用责难的口气问我。暖桌的被子旁摆着一个枕头，看来伯母刚才一直躺在暖桌底下睡觉。

伯母今年七十九岁，体力已经逐渐衰弱，爱唠叨的毛病却没有半点儿改变，反而变本加厉，嘴巴愈发刻薄。常有人说，人上了年纪就会变得像小孩子一样，依我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伯母满脸皱纹，戴一副圆框老花眼镜，锐利的眼神活像中世纪女巫。我老是想，如果她遭受中世纪的女巫审判，八成当场就会被宣判死刑。

“我原想打个电话来着，不过怕打扰了您的午休……”

“你是在讽刺我吗？”

伯母眼中寒光一闪。她动不动就这样。

“我没有那个意思。”

“提前写封信来不就行了。你还是跟以前一个德行，死脑筋。”

伯母很讨厌电话，就算听到电话铃响也绝不会去接。我心知一触到这个忌讳她就会怫然不悦，只得老实地赔罪。

“我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一周出院，所以没来得及写信，对不起。”

“是吗？”

指望伯母说句“提前出院就好”之类的贴心话，根本就是做梦。

这间六叠大的屋子里没有开灯，临着院子的拉门又关得紧紧的，即使现在是大白天，光线也不太好。伯母一向怕冷，从不打开门窗通风换气，屋子里飘着一股老年人特有的腐臭气息，让我有点儿作呕。

^① 日本的取暖用具，通常是在一张正方形矮桌上铺上棉被，桌下有电发热器，可将腿脚甚至整个身体伸进暖桌下取暖。

暖桌的被子旁蜷伏着一只名叫小黑的黑猫，它昂起头瞪着我，仿佛我形迹可疑似的。这只猫总摆着这么一副冷淡嘴脸，都说宠物随主人，简直再对不过了。

“这么说，你的病全治好了？”

所谓“病”，是伯母特有的挖苦说法。

“已经没事了，让您为我操心了。”

“你可真像你母亲，果然是有其母必有其子。”

“这跟我母亲没关系。”

我的口气不自觉地强硬起来。话一出口，我就暗叫不妙。

“哦？”

伯母隔着暖桌饶有兴致地看着我，说：“一提到你母亲，你立刻就急了呢。”

我无话可说。我总是这样轻而易举地就落入伯母的圈套。

不经意间，我望向了伯母头顶上方的佛龕。立式镜框中，过世的伯父正带着柔和的表情冲我微笑。

唉，如果伯父还在世就好了。

我被这个家庭收养，是在中学一年级的秋天。那年春天，我父亲因为交通事故不幸身亡，悲伤的母亲日夜沉湎于酒精不能自拔，最后沦为彻头彻尾的酒精中毒症患者。我听伯母说，邻居见母亲天天打骂我，实在看不过眼，便和伯父联系，由他来把我接回家里抚养。至于母亲，从此就再没见过面，只听人说，几年后她因感冒久治不愈，没多久就死了。后事是伯父帮她操办的，我连葬礼都没能参加。

伯父是父亲唯一的兄弟，比父亲大十多岁。他收养我之后，对我视如己出，尽心呵护。他和伯母没有子女，我就是他最亲的人了，

因此他对我很是疼爱，一直供我读到大學。伯父的恩情，我无论怎样也感激不尽。

可与伯父正相反，伯母不仅性格乖僻，毫无幽默感，还对我的品行、交友、学业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横加干涉。伯父是保险公司的调查员，出差频繁，经常不在家，我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伯母的巨大影响。

在人格形成的最重要时期，我却一直身处伯母的严厉监督之下，日子过得很郁闷。我性格天生就有消极内向的倾向，再加上这种环境，自然而然地就愈发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现在我已经三十七岁了，却依然无法轻松自如地和异性交谈，这全都是伯母造成的。我至今还是单身，但这绝非因为我讨厌女人或者性无能。

大学即将毕业时，伯父因脑溢血而撒手人寰，年仅六十八岁。当时我正一心憧憬着毕业后悠闲自在的生活，却偏偏发生了这种事。自那之后的十五年，我一直和伯母这样奇妙地相依为命着。虽然她和我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我还是没办法抛下她离家而去。

离开她其实很容易。那么，是因为我笃于亲情、不忍割舍吗？非也。是因为伯母拥有房产和土地。虽然是在东京的偏僻地段，但最近地价高涨，不动产的价格已经飙升到以亿为单位，而我又是伯母唯一的亲人。倘若我冷落了，她铁定不会把财产留给我，十有八九会悉数捐给某个地方的慈善机构。她就是这么薄情的人。

“你有义务照顾我。好好想想，你是托谁的福才能念到大学的？”

伯母总把这句话挂在嘴上，我早就听得够够的了，但想到总有熬出头的一天，也就一直忍耐着。

总之，因为种种原因，我的交友范围十分狭窄，几乎没有什么知心好友。但我丝毫也不在意，与人交往只会令我心烦，沉浸在自

己的世界里是多么愉悦自在啊，还能有效地利用时间。

二楼伯父的书房里有很多藏书，我看得十分投入。伯父在现实生活中简直可以说是百无一用，但他很有品位，尤其喜爱文学，曾向多家杂志投稿小说、汉诗和俳句，不过从没听说被采用过。尽管如此，伯父照样整天笑咪咪的，显得很满足。

伯父的藏书里有不少推理小说，我很喜欢看。我看书时伯母倒是从不唠叨，因为她只上过小学，没什么文化，只要是书，不管什么内容她都会另眼相看。我猜伯父也是为了逃避伯母的碎碎念，才会躲到书本的世界里。我敢打包票，一定是这样。

至于我，大学读的英文系，毕业后没找到稳定的工作，而是靠翻译养活自己。这其中固然有我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原因，但很大一部分是为了逃避伯母。我窝在二楼做棘手的翻译工作时，伯母是不会来多嘴多舌的。

“手上积压了不少工作，我先去忙了。”

向伯母说完这句话，我便走上久违的二楼，回到自己的房间。伯父过世后，我获准将他的书房当做工作间使用。自从五年前伯母患了风湿，腿脚就变得很不灵便，去附近的商店街购物还能对付，上下楼梯就不行了。因此只要我待在二楼，就可以不受伯母的干涉。

房间门扉紧闭，里面又黑又冷，潮乎乎的，但当我打开电灯，眺望书架时，心情就马上沉静了下来。我不禁感叹，纵使目击过骇人的惨案，这个家依然是我唯一的安居之地。

要不要把房里的窗子打开，这让我颇为踌躇。我心里明白，一旦推开，就会看到二〇一号室，我害怕那时的噩梦重现。但如果克服不了这种恐惧，就得再去医院治疗，而是否能彻底治好也无从判断。